第十回　俠男兒立崖岸明拒檄文　智才女識權變暗施妙計

詞曰：

棄之屣敝，求也金味不啻。吾豈匏瓜，明明不食。焉肯為君空係？

將軍何濟，反不如，俏膽佳人心細，玩冊披圖，移後參前，暗施巧計　　右調《柳梢青》

話說花天荷因納聘至後廳，被柳青雲就留住內室「錦香窩」房內吃酒。因書房幽淨、坐下爽快。又因見「游魚啖花影」之句作得十分風雅。喜愛之至，直飲得爛醉，方才辭出、酒醒後暗暗思量道：文人書室為何匾額題『錦香窩三字，莫非柳青雲別有閨秀隱藏在內？又想道：「書房中牙籤滿架，筆墨盈台，並不見有脂粉情態，又不似女子行藏 真令人揣摩不出。」又想道：「這且不要管他，但柳青雲母子既大大方方收了我的聘禮，自然有個下落。況柳青雲前日聽了，說擇吉成親可也。我如今竟要成親。他亦難於改口。但今日正在落魄之際，草草成親 殊覺失禮。況前日他和詞中有好帶烏紗之句，今但以一名色監軍鋪張門面，豈堪為好逑之係？又想道：「親雖不可潦草而結，且借結親之言。再探他一探，又未必不可。」因見柳青雲言道：「承兄美情，聘已納了。感激不盡、但所云擇吉成親之言，不知可能復踐否？」柳青雲笑道：「兄何疑心至此，尚未解也？擇日成親之言，若不可踐，則聘不幾虛納乎？兄若嫌客邸孤單。弟有東園一室，任其擇日，當為見成婚。」花天荷見柳青雲一口不違。知是真情，不勝大喜、因執柳青雲之手細細端詳，說道：「兄言既如此真誠，則我花棟果然有福，得遇如兄之才貌之淑人也。何幸如之」柳青雲笑道：「兄嗜羊棗。故以為幸。小弟自知蒹葭倚玉。未免以為愧也 閒言且放開，兄既要納親，可寫出貴宅年庚，以便令人擇吉日。」花天荷道：「小弟欲兄擇吉者，不過假此相探，以釋疑耳。兄既慨許渡河，則三星已在天，明明照人，使小弟寤寐之魂夢已安，又何敢不戴烏紗而虛淑人之望矣 稍姑待之。未為不可也」柳青雲聽了，大喜道：「淑人君子所重固不在此，然百輛於歸，是合一道，吾兄之言是也。」

正言不了，忽老家人進來報導：「前日來的那位馬將爺又到，在廳上。要見花爺。」花天荷只怕是趙小姐又有所說。忙忙出來相見。及見了問起馬岳。方知此回來不是為趙小姐。卻是因桑總兵被峒賊四出攻劫，忙忙無計擺佈。因聽得花天荷尚在閩中。只得又出檄文差馬岳相請。花天荷看了檄文，大笑道：「這總戎好糊塗，我花棟乃浙中生員，原與他風馬牛不相及。只因感皇上下詔之誠，以求賢才，故不遠千里奔走至粵。獻平賊之計。非是我學生誇口說。若是良將在上，運行我策，此時賊平久矣。誰知總戎無才、無膽。聽信讒言，拒而不納，納而不行。以致釀成賊禍。縱蒙授以監軍，不過虛名虛位，何所展施 況今已謝出。則彼為粵中總戎。我仍浙地生員 有何統屬，而尚以檄文見教耶？不情甚矣！煩馬爺代為轉達。」馬岳因勸道：「桑總戎雖不深知花爺，而兩廣正在危急之時，花爺若肯一行。建功立名唾手可得。花爺何不恕他人之過，乾自己之事業 苦苦推辭，若失此機會，豈不可惜？花天荷通：「士不戀飴，豈在功名？非札而往，斷乎不可」因而備飲，留馬岳小酌

因問起趙家納聘之事，馬岳道：「趙敝友一受了花爺之聘，而趙小姐之恙即不藥而意 今謹守前約，以待後命 前日小弟此來，因總戎軍限緊急。沒工夫使他知道、故不曾帶得書來申候。」少頃飲罷，馬岳要辭去。因又再三苦功道：「花爺昔日無因，尚自至廣。今總戎雖然失禮。然名目終是來求花爺。為何執意不往？花天荷道：「昔我往見。不知我也，禮與不禮可以聽之。今來求我。是知我也，知我求我，而不以禮，是輕我也 士為人輕、安肯往哉？如事急，必欲相招。非隆中之顧。莘野之求，萬萬不如他命。」馬岳見花天荷執意不行。只得又匆匆去覆命去了。

不期這馬岳方去了，忽花天荷家中一（邊）個家人。從浙江一路尋到來，直尋到柳家方才尋見花天荷。回知家中老相公忽染一病，十分危篤，急急要花天荷請回去見一面，囑托後事。花天荷聽了此信，驚慌無措只得對柳青雲說道：「小弟下榻於此，原擬砥礪切磋，以待兄台秋闈折桂。不期老父忽然抱恙。甚是危急，小弟心緒亂矣。只得要奔回一著，未免要別吾兄，為之奈何？柳青雲驟然聽見，忙了半晌，說不出話來，忽長歎道：「朋友聚散。何不由人如此？若別事，小弟猶以勉強留兄。今老伯父忽生貴恙。又千里遣人來召兄一見。此天性至情所關。安敢阻使不歸？但承兄垂愛，如同骨肉，突欲別去，寸心如割矣。」花天荷道：「小弟之懷，是一是二。較兄尤甚 但非此際所忍言，只得含之於心。佩之於骨，倘邀天之幸。托兄之庇，稍復平安，則當再圖報效矣。」楊夫人聞知 也悵然不樂。忙治酒送行 花天荷只好領意，那裡還吃得下去。柳青雲與花天荷別懷離緒，雜雜播播，直說了半夜，方各就枕。

天才一明，花天荷即起來叫花灌 小雨收拾行李。柳青雲也忙忙出來，道：「兄何行之太急？」花天荷道：「老父病在垂危，生死未卜，倘有不諱，早見一見也可表父子之情」言罷。連飯不吃，就備了馬，便匆匆欲行。柳青雲那裡捨得，也備馬相送。直送了七十里，到了府城。花天荷方謝道：「送已遠矣，無再送之禮，可請別矣。」柳青雲叮囑道：「無論相知之情難遣，尚有許多情案未免，待老伯父貴體一歲，千萬命駕。」花天荷點首而行，方行不得二三十步，早飛馬回來。與柳青雲說道：小弟尚有一要言幾乎忘了。」柳青雲道：何言？」花天荷道：「花田姻事。小弟已為兄聘下矣。秋闈得意。倘有嫦娥之約 萬萬不可應承，以失趙小姐之望。」言訖，即揮鞭策馬而去。正是：

非無詩酒訂嚶鳴，無那春風欲送行。

情到不堪回首處，幾番回首更言情。

花天荷走馬回浙且按下不表。柳青雲見花天荷去了，悵悵然如有所失，回到家中，只覺走出走入寂寞無聊。想起花田之言，又暗自道：「他前日應承作伐 不過是一時戲言，不料果然為我聘定了。真是有心之人。」又想道：「此話若在閒時說來，我必認是戲言，今倥偬之際，又去而復返。正色相告，又戒我無他娶。豈有戲言之理？若果然得花田女子作妻，也是一生快事」就要對母親姐姐說知。因遠無影響，只得又隱忍住了、每日無聊，轉只是埋頭讀書。以圖上進。不題。

卻說柳藍玉小姐自從受聘之後，楊夫人就將定聘的冊子付他收拾。原來這藍玉小姐雖雲是個女子，而女工之事毫不留心，自幼小，使每日攻的是詩書，習的是文字。拈弄筆墨。柳京兆在日，叫他作詩作詞，無不通曉。故到今日作出來的詩詞 連花天荷都壓倒了。又受了這班子，便打開在「錦香窩」細細觀看。見兩廣的山川圖勝與峒賊之名字、形狀，道路之遠近曲折，細細注得分明、心下暗想道前日花天荷敢獻策與總戎，昨總戎差人來求他去破峒賊，原來皆此冊也。聞他說是仙人所授，今細細看來，若非仙人所授，決不能詳明懇切如此，信非妄言。若有此冊。不但花天荷可以破賊，便是我柳藍玉按圖應敵。亦可以破賊之[illegible]

created by free version of DocFreezer

形勢，察峒賊之來蹤去跡，幾乎寢食俱忘一連習了月餘，不覺兩廣之山川形勢與峒賊之名字、形狀。道途遠近曲折，無不皆了了胸中。信手可以指揮將士，隨口可以應答不遺矣。因大喜道：「我柳煙若是男子，登大將之壇亦不愧矣。」柳煙朝夕講習，而楊夫人與柳青雲還不知也。正是：

靈心慧性鳳凰胎，不獨矜誇詠雪才。

戰策兵機都識透，想應謫自九天來。

藍玉小姐終日潛心圖冊不表。

卻說桑總戎自得了花天荷所獻圖冊，恰恰湊巧遇著兩番邀戰如神，以致大勝。峒賊寒心，以為桑總戎盡識他的地利，故許久不敢出來。不期花天荷的這份是偶舉一二，以見端倪。其大綱大目與細微曲折，那能悉載於此。後峒賊耐不住。偶因行劫，不見有官兵埋伏截殺。便知桑總戎沒了把柄，故東劫西劫，各峒之賊盡皆蠭起，只管橫行起來。各府各縣地方俱盡為峒賊所劫桑總兵束手無計。只得遣了馬岳領檄又來尋花天荷 不期花天荷又使性氣，執意不往。桑總戎計窮力竭，東敗一陣，西敗一陣，每每被劫。撫按二院恐怕失事連累自己，送上疏說桑國寶鎮守兩廣，以致峒賊騷擾之罪，朝廷見詔，命大臣會議、大臣議當令官員監察形勢，遂請命欽差一員御史。叫作夏侯春。親按兩廣監察剿撫峒賊事、賜他劍戟，便宜行事。

這夏侯春領了欽命，不敢稍延，星夜奔至廣東。坐了衙門，就會同總兵官桑國寶詢問其致敗之由。桑國寶見夏按院欽差權大，不敢隱瞞 只得直說道：「論今兵勢。大都賊據險要。攻之實難。城劫無方，備之不易。所以往往致敗。若平原對壘，旗鼓相當，則未有不勝者。」夏按院道：「此以常勢論也。所貴乎用兵者，常不勝，則用變；正不勝，則出奇 老將軍兵擁萬里，將曆數年歲月，豈無一奇謀變計斡旋其間 為朝廷誅此小丑，乃徒守常勢，坐致敗亡，豈為國家倚重登壇之意哉？」桑總兵道：「本鎮因才短無謀 故去年曾具疏上請方略，廷臣會議又不授方略，而召天下獻策、而天下獻策又無奇策者，仍不出尋常之剿撫，致本鎮請猶不請，仍待罪如前。以煩撫台白簡交勞，天台遠按。本鎮罪固無所逃，然亦俟奇謀變計以成大功，而後本鎮目心受用也。夏按院道：「平蠻討賊，雖孫吳再生，亦不出於剿撫。但妙在剿撫中有奇變耳，安可以己之剿撫無功，而遂謂天下人人之剿撫皆無功也。老將軍不自專，而上請方略，朝廷又不自用，而詔天下獻策，則天下所獻之策實非細故也。不知自詔下之後，遠來獻策者有幾人？所獻者何策？乞細細報來，當擇其合於奇變者以上請。」桑總戎道：「獻策之人並所獻之策，皆有冊籍可稽查也。」

夏按院因命取冊籍來看。掌冊籍官呈上，夏按院細細一看，見獻策者有三十六人。也有獻剿策者，也有獻撫策者，也有獻戰策者，也有獻守策者，卻紛紛不一，獨有一名花棟者，是獻搗巢之策、夏按院因問桑總兵道：「這花棟所獻的搗巢策是怎生搗法？桑總兵道：「他欲先下撫詔，以招眾賊。眾不受撫，然後暗出奇兵，從間道直欲誅大藤峽渠魁瘟火蛇之首，以震懾之，則眾賊自受撫矣」夏按院道：「此策曾行否？」桑總戎道：「未曾行。」夏按院道：「又何不行？桑總兵道：「本鎮已操練人馬將欲行之，因眾獻策之人，上了一張公呈，道是此策涉危履險，必不可以行，故遂止而未用。」夏按院道：「這花棟如今在帳下麼？桑總兵道：「這花棟乃浙江生員，本鎮授以幕府監軍之職。他因一時不用其策，遂自逃去。」夏按院道：「他獻策時竟以口呈，還是具有冊籍？桑總兵道：「口呈者固多，亦曾具一圖冊。」夏按院道：「此冊如今何在？總兵道：「現存在署，以備朝夕觀玩。」因命呈上。夏按院細細披閱。見畫的路徑皆賊之來蹤去跡。又細注著某賊出劫。當由某路邀截。某賊來奪。當由某路伏攻、夏按院道：冊中方略寫得井井。曾一試否？桑總兵道：屢試必驗。但恨峒出入之路廣。而冊中方略不克悉載。故往往致敗」夏按院道：「冊既有驗。便當得用其人，為何轉聽讒言，致其逃去？桑總兵道：「本鎮因一時過慎，其策未即舉行，彼即悻悻而去。本鎮又差官至閩追回，正思舉行，又值此時平靜。本鎮又恐行其策反致搔擾。因行之稍緩，彼不得志，復悻悻而又去。昨峒賊四方又出，本鎮復差馬岳至閩檄召，彼竟拒而不來，非本鎮不用也。」夏按院因叫馬岳來，問道：「你去檄召花棟，這花棟為何不來？馬岳稟道：「他道總戎老爺膽小氣弱。不足有用。又以檄文相召 無待賢之禮。放傲而不來。又說，視平此賊猶如摧枯拉朽。必欲我去。非加禮如隆中莘野不可也。」夏按院聽了，因對桑總戎說道：「這花棟舉止行藏，並所陳方略，依本院看來，真是一個奇才。惜老將軍不能用，若信用之，此時已成大功矣。」因又問道：「目下峒賊何處最為緊急？何賊最為毒惡？桑總兵道：「連日報青削天 花皮豹二賊圍省城甚急。發兵與戰。彼忽散去；兵方一歸，他又突至；邀截之而不知其徑路 窮之而不識其出沒。真無可奈何，故束手以待。」

夏按院問明白了。急急回院、遂備文書將青削天 花皮豹圍省城之事，細細寫了，外又修書一封，則備述其為國求賢之意，萬望速來共襄王事 又具許多金幣禮儀，復令馬岳星夜至閩，禮請花監軍至廣，共議搗巢之計

馬岳領了夏按合之命，星夜奔到柳家，不期花天荷已回浙不在柳家矣。馬岳甚是著急，柳青雲只得出來接見，詢其來意 馬岳遂將新按院文書，并書帖禮物取出，且言要求花天荷去解危之事柳青雲道：「花兄未奉命之先因父病而去只好借托馬爺回覆一聲。」馬岳道：「若是桑總兵之命，便好回覆。此乃朝廷特特為峒賊作橫，新差來的按院。這按院姓夏，為人甚是明察。一見了花爺獻與桑總兵的畫冊，甚稱奇才。故親自寫書備禮，著小將來求請，殷殷屬望。今若不在。何以覆命？況閩中亦是他所屬地方。若必是要回他，小弟一人無以為憑，必須煩柳相公同去一回方好。」柳青雲聽了，心下也費躊躇 因命收拾酒飯款待馬岳。道：「且從容再作區處」

因進來與母親姐姐說知此事，商量道。『這事倒不好處置。」楊夫人道：「花天荷回浙是實，又非隱藏，只硬硬回他便了。」柳青雲道：「這按院兼管廣閩，係是親臨上司。要回他。這馬岳差官要孩兒同去回他。」楊夫人乃問道：「可知這按院要花天荷去作何事？柳青雲道：「因峒賊圍省城甚急，故來求他去解圍。」藍玉小姐又問道：「可知他圍省城者是何賊？柳青雲道：「我那裡得知，現有文書書帖在此，必看了方知詳細。」藍玉小姐遂叫兄弟悄悄取了進來，輕輕拆開，細細看了，方知是青削天。花皮豹作橫。因向母親兄弟商量道：「這花生已棄詩書而嫻韜略，這功名定要在於兩廣、兩廣峒賊恃險逞凶，無人可制，花生既得此仙冊，則破賊之功必花生可成。前因桑總兵無才膽小，故爾不用。今既遇此夏按院羨慕奇才，乃花生立功之地。因其回浙而抵死回覆，豈不是當面又誤了機緣？況破青削天與花皮豹，冊中已注得分明，只須按冊而行，破之有餘，何不把這破賊的方略寫作一冊，封得端端正正，只說是花天荷臨回浙時，預知廣賊圍城，先留下的遺計，付與來官取去，等地破賊成功，豈不更顯神奇之用？楊夫人與柳青雲聽了俱大喜道：「得能如此 真乃大妙。但只是破賊的方略卻是差池不得的，若有差池，使貽害不小。」藍玉小姐道：「冊上注得明明白白，如何得差？母親與兄弟但請放心，包管成功。」柳青雲道：「既然如此，姐姐快去封寫好了，我去陪那差官吃飯。須要對說明白方好。」藍玉小姐忙去封寫。

柳青雲出去陪馬岳在廳上吃飯，馬岳道：「酒飯倒不敢過套。只是這件事卻如何區處？柳青雲笑道：「馬爺不消慮得，花兄雖然去了，卻喜得他臨行就知道廣中有急。預先留下一個冊子，封得堅堅固固 叫等馬爺來時方可付之。又說破賊的方略皆在其內。」馬岳

created by free version of DocFreezer

聽了著驚道：「柳相公此言果是真麼？柳青雲道：「現在後面，怎生不真？」馬岳見柳青雲說是真的，不勝大喜道：「若有留下的冊子，便可回覆按台之命了。」連忙吃完飯，就立逼著要冊子。柳青雲道：「今日晚了。明日早行何如？馬岳道：「不可 這緊急軍務怎敢少停？乞柳相公快快付出，小將便連夜去了。」柳青雲忙忙入內，向姐姐取了出來。交付馬岳。馬岳接在手中看一看，見是前月封的。又見上面寫了「煩來差官馬岳接在欽差兩廣按【院〕夏大人公堂開拆。」因大驚道：「這花爺真是個奇人了 怎夏按院才上任，他前月就知道了。冊中方略定有妙用。」因謝了 別去柳青雲，竟就上馬，帶著跟隨，星夜飛走趕回廣東去了。正是：

靈心深識竅 俏膽遠過人。

弄出機關巧。憑誰亦道神。

藍玉小姐弄了機關暗暗歡喜不表。

卻說馬岳領了冊子，連夜趕回廣東。候按院開門 即忙入見。夏大人一看見，就問道：「花監軍來了麼？」馬岳因稟道：「監軍花棟未奉命，一月以前因父患病已追回浙去了。」夏按台道：「花棟既是往浙，你就該順便到浙江去請了，為何又復空回？」馬岳又稟道：「末將即欲往浙江去請，因花監軍臨行時留下一個冊子，說有破賊的方略在內，叫來將呈與大人 來將恐誤軍機，故星夜趕回。」因取出封冊。雙手呈上 夏按院叫人取出一看 看見封的日時是月前，又見冊面上寫出差官馬岳名字，又見上面寫著「欽差兩廣按院夏大人公堂開拆」不禁暗暗歡喜。道：「他前月臨去留下的，為何就知我與馬岳的名姓？真是個奇人了！隨即打開冊子一看，見冊上正寫的俱是剿青削天、花皮豹方略，正與目前的時事相對。冊末又寫道：「搗巢方略已悉具於桑總戎冊中，因總戎無才無膽。以致虛懸。今幸天台按臨，破賊救民為朝廷除患。正千古一時，萬萬不可坐失此機會。不勝待命之至。」夏按院看了方略，喜動顏色。只因這一喜，有分教：千年積寇，一旦投誠、未知夏按院如何剿賊，花天荷如何見用 且聽下回分解。

---

created by free version of DocuFreezer